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War of the Worlds

星球大战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周丽萍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War of the Worlds

星球大战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周丽萍 / 译 ——

——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球大战/(英)威尔斯(Wells,H.G.)著;周丽萍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英国卷.第8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29-7

I.时… II.①威…②周… III.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676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星球大战

作 者	(英)威尔斯
译 者	周丽萍
责任编辑	其木格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29-7/I·2184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星球大战

卷一	2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7
第 三 章	11
第 四 章	13
第 五 章	16
第 六 章	20
第 七 章	22
第 八 章	26
第 九 章	28
第 十 章	33
第十一章	39
第十二章	44
第十三章	53
第十四章	58
第十五章	68

第十六章	74
第十七章	85
卷二	93
第一章	93
第二章	99
第三章	107
第四章	111
第五章	115
第六章	118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35
第九章	142
第十章	147

拯救世界

序	152
第一章	169
第二章	195
第三章	227
第四章	261
第五章	289

星球大战

卷 一

第一章

在十九世纪末，谁也不相信一种比人类更高明并且也会杀人的人，正在对我们这个世界进行严密的监视；没有人相信就在芸芸众生忙着干自己的事情时，他们正被仔细地观察与研究着，仔细的程度一点儿也不在他们通过显微镜观察一滴水里的瞬变动物的活动与繁衍之下，在地球上，人类用一种洋洋自得的态度忙着各自的小事儿，很满足对世间万物的主宰。纤毛虫在显微镜下或许是这样的吧。谁也没有想到古老的星球能威胁人类，就算曾想过，也无非是想证明宇宙中不会有生命存在，于是就不再去想。回想以前，人们的思维方式使人感到希奇。地球上的人顶多幻想火星上也许会有人，但是或许没有他们高明，并且在期盼着火星使者的拜访。但是在茫茫宇宙的另外一边有为数不少的聪明人，用我们的想法来对待他们的智慧，就像已经完全消失的野兽对待我们的智慧一样，那些为数不少的有智慧的人冷漠、无情。他们用艳羡的眼光觊觎我们这个地球，而且非常镇定、很有把握地在制订一项反对我们地球的计划。所以在二十世纪初，人类对这点颇有认识。

火星距太阳有一亿四千万英里，并且围着太阳运行，这点我用不着提醒

读者，并且它吸收的光与热还不及地球吸收的一半。假如星云假说千真万确，那么火星的年龄无疑比我们的地球大；并且在地球不再熔化并且开始冷却成形之前，火星上早已经有生命存在了。因为它的体积还不到地球的七分之一，所以它的冷却速度变快，生命也开始出现。火星上有空气、水和所有生命存在所必须的条件。

但是，人类是那么自以为是，并且被这种自以为是挡住了视线，以致到十九世纪末，还没有哪位作家说过有比地球生命还要高明的生命存在的话。既然火星的年龄比地球要大，并且它的表面积还不及地球的四分之一，距太阳还要远，那么它不但距生命的开始要远，并且距生命的结束更近，有关这点谁也不明白。

早晚会降临到地球上的物质的冷却过程，在我们邻里那儿早就非常严重了，但它的自然条件对我们而言依旧是一个谜，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就算在它的赤道地区，半夜时分的气温还没有达到地球上最严寒的冬天的气温，它的空气比地球的空气更稀薄，它的海洋面积已经萎缩，还不及它的表面积的三分之一。因为它的季节转换很慢，两极地区的山被积雪覆盖；所以当它定期融化的时候，就淹没了温带地区。这资源枯竭的最后一个时期，成为火星居民目前的一个现实问题，而这个问题，对地球的居民而言却远得使人很难相信。因为需要而产生的压力活跃了他们的思路，加强了他们的能力，并且让他们的心更坚硬。像我们人类一样有智慧的人，几乎没有梦到过，他们用仪器观察太空，在距他们最近也有三亿五千万英里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一颗希望之星，也就是我们这暖和的地球。地球上有绿色植物，漫无边际的海洋，有可以孕育万物的大气层，通过飘浮的云层可以看到繁荣的城市与船队来往不息的水域。

人类，作为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对他们而言一定是不同的并且是低级的，就像我们看待猴与猿那样。人类里面有智慧的人已认识到，生命正是一种由于生存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并且这好像也是火星人的信念。他们

的世界早已变得很寒冷，而我们这个世界依旧非常拥挤，可是挤满的却是他们觉得非常低级的动物。朝太阳这里发起战争是一代代火星入逃脱毁灭的惟一出路。

在我们给他们做出尖刻的评价以前，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但已经灭绝了像渡渡鸟之类的动物，并且正对自己进行着残忍野蛮的完全的灭绝。虽然塔斯马尼亚人也是人类，却在欧洲移民发动的五十年的肆无忌惮的战争中彻底灭绝。假如火星入也用这种方法发起战争，我们还会这样讲道德以至于仅仅是抱怨一下吗？

火星入好像已经用使人惊讶的精确度计算好了他们的入侵行动——显然他们的计算能力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我们——而且已经十分协调地进行准备。假如我们的仪器准许的话，或许早在十九世纪我们便已经看见了正在增长的危险，像斯基亚帕瑞利一样的人发现了那发红的飞机——还应该提一下，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许多个世纪以来，火星一直是战争之星——可是却难以解释观察到的不定期出现的标记。那期间，火星入始终在加紧准备。

一八九四年，当火星、地球与太阳处在同一条直线上，而地球位于中间的时候，里柯天文台最先看见一个飞碟发出的强烈的亮光，后来是尼斯的培洛丁，然后别的天文观察家们也看见了。英国的读者在八月二日的《大自然》杂志中看到了关于此事的消息。我却觉得这亮光也许是火星入在战壕中向我们瞄准射击的时候出现的。到今天仍然难以解释的是：在以后两次火星、地球与太阳处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那些奇特的标记也出现了。

六年前，一场大风暴侵袭了我们。当火星将要 and 地球、太阳处于一条直线上的时候，爪哇岛上的拉维尔振动天文交换天线传出使人激动不已的信息：火星将要朝我们这个星球爆发出一股巨大的白热气体。接近十二日午夜的时候，这股气体出现了；他立刻去用分光仪瞭望，看到一股燃烧的气体用飞快的速度向地球冲来，它主要由氢气构成。大概十二点十五分时，喷出的火焰消失了。他将这当作这个星球突然而强烈地爆发的一股火焰，“就像火

焰枪喷出来的火焰一样”。

最后证明这是惟一能够描述它的话。但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除去在《每日电讯报》上作为一条小消息报道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报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一个对人类来说最严重的险情。假如我在奥特肖没遇到奥基维这个有名的天文学家，我可能不会知道关于喷火的事。对这条消息，他很激动，并且兴致勃勃地邀我当天晚上去与他一起观察这颗红色的星球。

虽然发生了后来的一切，可是我对那个不眠之夜的观察记得清清楚楚：在黑暗宁静的天文观测台上，有灯罩的灯在一个角落里发出微弱的光，望远镜上的钟不断地发出嘀嗒声，房顶上有一条小裂缝——星团就由这条很长的裂缝上飞驰而过。奥基维忙来忙去，尽管看不到他，可是却能听到他传来的声音。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个深蓝色的圆圈，那颗小圆星星在飘浮。看起来它那么渺小，非常亮也非常温柔，那上面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横纹穿过，而且有些扁。它非常小，发出银白色的温暖的光——其实光亮只有针头那样大！看起来它似乎在抖动，实际上是望远镜上的钟在震动。

我在观察的时候，那颗星好像时而变大，时而变小，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其实是我的眼睛很劳累。它和我们隔着四千万英里——四千多万英里的空间。极少有人意识到物质世界的尘埃就飘荡在这没有边际的空间里。

我记得在圆圈附近有三个黯淡的亮点，是三颗远得只有用天文望远镜才能够看到的星星，而在圆圈四周是特别深的黑黝黝的空间。众所周知，在寒冬的星空，黑暗是怎样的。通过望远镜看这黑暗好像更加渊源无底。我不能看到它，因为它遥远而微小，它们为我们送来一样“东西”，这东西既快又稳地飞过使人很难相信的距离，用每分钟几千英里的速度飞近我们。这东西将会给我们带来战争、灾难与死亡。我在观察时并不曾想到；地球上没有人曾经想过那颗命中率十分精确的导弹。

还是在那天晚上，那颗遥远的星球上第二次喷发出一股气体。当天文钟在半夜敲响的时候，我看到那星球的边缘有淡红的闪电，它的轮廓稍稍突

起。我赶紧对奥基维说了，他立即到我的位置上观测。在那温暖的晚上，我想喝水，于是就伸了伸僵直的腿，在黑暗里摸索着向放水瓶的小桌走去，这时候奥基维惊叫着说那气流向我们飘来了。

那天晚上，大约在第一枚导弹发射以后的二十四个钟头，火星朝地球发射出另外一枚看不到的导弹。我记得那时候在黑暗里，我坐在桌子旁边，面前掠过几道红色与绿色。我真希望自己能吸一支烟，心中一直想着我所看到的黯淡的亮光是什么，它那时候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奥基维一直观测到一点才停止，随后我们点上灯向他的家走去。远处，奥特肖城与柴特希城的千千万万的人在黑暗中酣睡。

那晚，他一心想着关于火星的情况，觉得火星人在朝我们发联络信号这种庸俗的思想是荒谬的。他认为这可能是一阵突然而猛烈的陨石雨落在地球上，或是一个大火山正在喷发。他解释说：“在两个相邻的星球上，生物不会向同一方向进化。”

他说：“火星上存在像人类一样的东西的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

上百万的观察家们在当天晚上与前一天半夜看见了那股火焰，并且在接下来的晚上又一次看见火焰；以后的十天晚上都是这样。为什么十个晚上以后就不再发射了，地球上谁也没有费心思去解释这个现象。或许是发射这样的气体让火星感到非常麻烦吧。那一股股浓重的烟雾，也正是通过地球上的高倍望远镜看见的那些细小的、灰色的并且是跳动的块状物，在朝四周透明的大气层中弥漫，让本来非常熟悉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

各家日报终于针对这件事情大发议论，随处都有与火星上火山爆发相关的消息。认真而又幽默的期刊《潘趣》将它巧妙地运用于政治性的漫画里。火星向地球方向发射的导弹正用每秒几千英里的速度穿过深不可测的太空飞来，一天又一天，愈来愈近，地球上的人对这些没有任何防备。人类的灾难将要到来，而人类还像以前一样忙着自己的琐碎事情，我对这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快乐。我记得在那段时间内，马卡姆是那样欣喜若狂，因为他给自己

编辑的报纸搞到了一幅最新的照片。

有天晚上（第一枚导弹距地球不足一亿英里远），我与妻子外出散步。这是星光的夜空，我为她讲解什么是黄道十二宫，并且告诉她朝天顶那边移动的那道亮光就是火星，地球上的很多望远镜现在正对着它。这是个暖和宜人的晚上。回家的途中，一些来自柴特希城或者埃尔渥斯城的游客唱唱跳跳地从我们旁边经过。楼上的人打算上床睡觉，他们的房间里还亮着灯。远处的火车站传来哐噹声，那声音伴随它的远去成了动听的旋律。妻子用手指了指天空下那些建筑中的明亮的红、黄、绿光。那里那么安静祥和。

第二章

第一颗星总算在一天晚上落了下来。凌晨，一道火焰在高高的空中朝温彻斯特的东部划去。那时候一定有很多人看见，并且将它当作一颗平常的陨石。阿尔宾形容说火焰后边带着一道绿光，一直亮了几秒钟。旦宁是一个陨石方面的专家，他说第一颗星出现在大概九十到一百英里的高空。他猜想这颗星落在了他的东面大概一百英里的地方。

当时我正在家里写作，虽然我家的落地窗冲着奥特肖并且百叶窗已经拉起（因为我爱抬头仰望夜空），可是我什么东西都没看到。但是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来自外层空间的最怪异的东西肯定已落了下来，要是在它经过的时候，我抬起头的话，我一定能够看见它。看到过它的一些人说它飞过的时候发出啾啾的响声。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波克夏、萨利和米德尔塞克斯郡的

很多人一定看到了它的下落，而且认为顶多只是又一颗陨石下落。那晚好像没有谁想费力去找那个巨大的物体。

可怜的奥基维看到了那颗星，并且听说掉到了霍赛尔、奥特肖和沃京三地中间的某处空地上，于是天没亮就起床，打算去寻找。破晓时分，总算在距沙坑很近的地方发现了它。导弹落下的时候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在地面上形成一个大坑，沙与碎石朝周围的荒地飞溅，形成很多在一英里半左右处都能够看到的沙石堆。东面的石南树着起火来，破晓时分的空中飘着一团浅蓝色的烟。

这东西差不多都被埋在沙里，而在掉落时的冲击中冲散的碎片七零八散地落在枞树叶中。露在外面的部分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气缸，上面覆盖着厚厚的暗褐色鳞片状的外壳，所以它的轮廓看上去很柔和。它的直径大概有三十码左右。奥基维靠近它，对它那庞大的体积感到很吃惊，也对它的样子感到意外，因为大多数的陨石几乎都是圆形的。因为空中的飞行它依旧非常烫，让他很难接近。他将气缸里搅动的声响认为成它表面的不均匀散热，因为当时他根本没想到它的里面可能是空的。

他在坑边站着，瞪大眼睛望着它那怪异的外表，主要是对它异乎寻常的样子与颜色感到惊异不解，直到那时候他仍在想着它到来的动机。早上特别静谧，穿过魏布里奇方向的松树照射下来的太阳暖洋洋的。他没听见鸟叫，也没有一丝风，仅有的声音就是从似乎有煤渣的气缸里面轻轻的活动发出的。那时候只有他独自一人。

然后，他非常惊讶地看到，那灰色的渣块，那覆盖在陨星上面的灰色外壳，正从底部的圆边上剥落下来，像雪片似地落下来，掉到沙地上。忽然落下来一大块，发出一种难听的声音，让他的心差点儿跳出来。

整整有一分钟的工夫，他好像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温度尽管很高，可是为了看个究竟，他还是爬进坑里，凑到那个东西的舱前。当时他还在想，舱体的冷却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可是依旧没弄清楚，灰为什么只从气缸底部

剥落。

接着他留意到，气缸的圆顶在缸体上慢慢转动。转动非常慢，直到当他看见五分钟以前还距他相当近的一个黑色标记这时转到了圆周的另外一边的时候才觉察。当他听见一声低沉的磨擦的声音，看见那个黑色的标记突然往前弹了一英寸的时候，他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他脑子中忽然一闪。这气缸是人造的——里面是空的——底部是拧上去的！气缸里面有东西正在拧开底部！

“天啊！”奥基维喊道，“里边有个人——或者几个人！都要烤死了！准备逃出来！”

他脑子一闪，立刻将这东西和火星上的闪电联系起来。

一想起里边困着人，他便觉得害怕，他忘掉了热，走到气缸近前去帮忙。可是多亏还在闪光的金属释放出来的很弱的辐射挡住了他，让他的两手没有被烫伤。见到这种情况，他就迟疑了一会儿，接着转身爬到坑外，拼命地奔向沃京。那时候一定是六点钟前后。他看到一个车伕并且试图使他知道，然而他语无伦次，看上去像一个疯子——他的帽子扔在了坑内——那个人只顾自己朝前赶车。他遇到一个酒吧招待正在打开霍赛尔桥旁边一家小酒店的门，就上前告诉他。那招待将他当作从疯人院跑出来的疯子，打算将他关到酒吧间里，可是没有成功。但是这倒使他理智了一些；当他在花园中看到亨德森——伦敦的一个记者的时候，就把他喊到栅栏边，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道：“亨德森，昨晚你看见那颗落下来的星了没有？”

“看见了。有什么事儿吗？”亨德森问道。

“那东西这会儿在霍赛尔公地。”

“天啊！”亨德森说，“坠落的陨石！真是好极啦。”

“不过那不只是陨石。是一个气缸——一个人造的气缸，伙计！并且里边有东西。”

亨德森站在那里，手中拿着铲子。

“那是什么？”他问道。他有一只耳朵不管用。

奥基维对他叙述了他所看见的一切。大约一分钟以后，亨德森才慢慢地明白过来。他把铲子放下，抓起衣服跑了出来。二人匆忙赶到公地那里，看到气缸还在原来的地方。可是里边的声响已经听不到了，并且底部和缸体中间有一层很薄的闪亮的金属。流动的空气在边上发出嘶嘶的声音。

他们一面听，一面用一根棍子敲打焦黑的鳞状金属，可是没有丝毫反应。所以他们断定：里边的那个人或那些人一定没有了知觉或者死了。

当然他们爱莫能助。他们在外边高声安慰着而且许下诺言，接着跑回城里去找人救援。能够想像出他们全身泥沙，兴高采烈而又一副衣冠零乱的样子，奔跑在灿烂的太阳照射下的小街上，而现在小店刚刚下门板，人们刚刚推开卧室的窗子。亨德森立刻跑进火车站，用电报将这则消息发往伦敦。报纸上的文章已经让人们在心理上对接受这一消息做了准备。

八点，很多男孩与无所事事的人开始往公地跑去，去瞧一瞧“来自火星的死人”。故事就由这儿开始。大概八点四十五分我去拿《每日记事报》的时候，从报童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当然我很吃惊，没耽搁，立即动身，经过奥特肖桥，朝沙坑跑去。

第三章

在气缸留下的沙坑边上大概有二十个人围在那里，我已经介绍过嵌在沙内的庞大的物体的模样。它四周的草皮与沙石仿佛是爆炸以后被烧焦的一样。毋庸置疑它的冲撞力导致了一次燃烧。没看到亨德森与奥基维。我猜他们也觉得现在什么都没法做，因此就到亨德森家去用早餐了。

四五个男孩在坑边上坐着，两脚伸到坑里，朝那个大物掷石头，他们认为非常有意思——我制止了他们。当我对他们说明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在围观的人们当中打闹起来。

这群围观的人里有两个骑车的人，打零工的园艺工（我有时候也雇他），一个抱着婴儿的女孩，屠夫葛莱格与他的儿子，还有几个总是在火车站旁边游逛的人和高尔夫球童。谁也不说话，当时，英国人对有关天文学的知识了解得非常少。大多数围观的人都默默地盯着气缸上那像桌面一样平的底部，它仍然像奥基维与亨德森离开的时候一样。我相信大家看见这堆燃烧过的东西以后，会对这没有动静的大东西感到扫兴。有的人走了，我还待在那儿，还有一些人刚来。我爬进坑里，觉得脚下有轻轻的响动。当然，它的顶部已经不再转动。

当我靠近它时，我才搞清楚它那使人感到怪异的地方。初次看去，它仅仅是一节翻了的车厢或者一棵被风刮倒在路上的大树，没有任何使人惊讶之处。其实不只是这样，它看起来就像一个锈迹斑斑的气悬体。必须懂一点儿

科学知识才能够搞清楚那东西的灰濛濛的外壳并非一般的氧化物，在盖与缸体之间裂缝的地方，那黄白色亮闪闪的金属发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嗡嗡声。对大部分的围观者而言，“地球外的”这个词儿没有什么意义。

那时候，我心中很明白那东西来自火星，可是依据我的判断那里边不会有什么活的生命。我认为那旋转的动作是自动的。虽然奥基维不赞同，我仍然相信火星上有人。我的脑海中在想像着那里边也许有很难弄明白的手稿，或许能够找到钱币或者模型，等等。但是这猜想连我自己都怀疑。我急于想看到它被打开。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向美布里家里走去，心中还想看它打开。可是要调查它，又感到无处下手。

下午，大家的表情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最早的晚报上那大幅的标题让全伦敦触目惊心：

《来自火星的消息——霍金报导》等。

另外，奥基维发往天文信息交流中心的电报也使英伦三岛所有的天文观测台大为震惊。

沙坑附近的路上有六七辆从沃京站驶来的公共马车，一辆柳条车身的从乔汉姆来的轻便马车与一辆很豪华的马车，还有许多自行车。此外，虽然天气酷热，很多人从沃京与柴特希徒步走来，于是那里聚拢了一大群人——其中有几个穿戴华贵的女士。天气酷热难耐，空中一朵云彩也没有，也没有一点儿风。惟一能够遮荫的就是那几棵稀稀落落的松树。着火的石南已经灭了，可是极目看去，通向奥特肖的平地全被烧得乌黑，并且依旧升起一缕缕烟。乔汉姆街上的一个做生意心切的甜食商也打发儿子推来一车青苹果与姜汁酒。

走到坑边，我看到大概有六七个人围在那里——有亨德森、奥基维与一个身材高大、一头金发的男人，事后我才听到他就是皇家宇航员斯丹特，还有几个正在挥舞铁锹与锄头的工人。斯丹特正在下达命令，声音清亮。他站在气缸上面，看来它已经凉了；他面色通红，脸上流着汗，仿佛有某种东西